

◎ 空中之城

在《苏梅的窗子》之前,我连着写了几篇和死亡有关的小说,以至于那些日子我整个人一直处于悲伤的氛围中,被一种悲伤的气息所笼罩。直到有一天我照镜子,惊觉自己从头到脚布满了哀伤,我觉得这样不好,非常不好,我得把哀伤像弹灰尘一样弹掉。

新年的第一天,我穿过荒草和树林,来到山上一座几近荒废的寺庙,跪在破败的菩萨前许下心愿,我再不写和死亡有关的文字。我要写一些快乐的文字,让自己远离哀伤。

但是,我没有能做到。在写完长篇小说《江南烟华录》后,我萌发了写《苏梅的窗子》的念头。这篇小说,在我心里存在了十年,不写出来,似乎我就不得安宁。

我写小说,从来不着边际,没有多少现实生活的影子。曾经有读者对我说要去看那条在我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羊毛胡同。我告诉读者,伊宁没有羊毛胡同,那是我虚构出来的。读者很失望,指责我是个骗子。这让我很惶恐。其实,我每次回到伊宁,一个人在城市乱走,总是希望自己走着走着,就能走到我小说中的那条羊毛胡同里去。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那是一条虚构出来的胡同。我始终认为它一定存在于伊宁的某个地方,只是还没有被我找到。

《苏梅的窗子》是我写的唯一一篇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小说。十年前,我的大姐突然死去,死因不明。在是否报案的问题上,亲人们意见不一,各有想法,但最后不了了之。参加完大姐的葬礼,我失魂落魄,在高速公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出去老远,我的车严重变形,而我却毫发无伤。也不能说是无伤,我的五脏六腑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得一呼吸就痛。那种痛是看不见的,也是旁人不能体会的,就像大姐的死。

可想而知,《苏梅的窗子》写得十分艰难。我无法从具体的人物和细节中跳出来,我的故事总是被原本事件的走向牵着鼻子走,就连悲伤都是现实主义的,我没有办法增加一分或减少一毫。大姐丧事期间,我每日将柚子剥了皮,供在灵位前。柚子皮的味道,一直充斥着整个丧事的过程。在我的感觉里,柚子皮的味道就是死亡的味道。在写《苏梅的窗子》的过程中,我时常莫名其妙地闻到柚子皮的味道。它从字里行间飘出来,一会聚拢,一会分散。我想躲开这种味道,燃香,燃艾叶,我甚至想用驱蚊剂来驱散柚子皮的味道,但它们阴魂不散般地围绕着我。等小说写完,我发现我基本上就是把大姐的死重复了一遍。这样的小说无疑是失败的。这让我很崩溃。一度想毁了小说。如果回到用稿纸写小说的年代,我想我一定把小说稿投入火中付之一炬了。这篇小说得已保留下来,得感谢电脑这个东西,我没法把电脑投进火里付之一炬。

五月,我回了一趟新疆,去了一个叫特克斯的小城。那是一座八卦城,并且是全国唯一一座没有红绿灯的县城,我开车经过路口的时候,其他的车会停下来礼让。这个城市没有人会抢着通过路口,也几乎没有什么交通事故发生。生活在那里的居民,大热的夏天也有人穿着厚厚的羊皮大衣。他们认为只有穿得很厚,太阳才不会晒进去,才会不热。他们脑子里的怪东西实在让我惊讶得很。在我看来,他们应该是一些类似于圣愚的人物。

从新疆回来之后,与第一稿相隔了半年之久,我终于在电脑上点了这篇小说。当我沿着柚子皮哀伤的气味,再一次走入小径分岔的死亡,我发现我其实可以让特克斯这样一座不慌不忙的小城出现在小说里。特克斯的从容可以缓解小说中柚子皮散发出来的死亡味道,可以用它的敞亮和通透来打破小说中某些令人窒息的东西,比如那些我们熟悉的世俗功利,人情冷暖。现实里没有人能够追究死亡的来龙去脉,没有人能说清楚因果报应到底是怎么回事,小说里也一样。不管怎样,我终于写完了这篇小说。结束这篇小说的时候,我记起自己曾跪在菩萨前许下的愿:再不写和死亡有关的文字,再不让哀伤爬满自己的脸。

另外,我计划着再去一次特克斯,那座空中之城,有一种比黄金更永久的价值。我要把它像金矿一样埋藏在我的小说中。

年发之变

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,长得好看又善良,一双美丽的大眼睛,辫子粗又长。这是李春波的歌曲《小芳》。小芳是那个年代年轻女孩的形象大使;辫子粗又长,则基本是那时每个女孩子的标配。

那时候,女性用在头发上的消费几乎为零。扯上二尺红头绳,给我头发扎起来,算得上是为头发的一种开支了。

我曾多次见过祖母洗头。先铲小半盆草木灰,加上大半盆水,搅拌均匀后让其沉淀数小时,然后沥出清水用来洗头。这种水含碱,能去除头发中的油腻。家乡还有一种皂角树,每当皂角成熟,祖母都会采回来存着,皂角熬水比草木灰效果好。

祖母洗头要选晴好的天气,特别是冬天,一般是在正午。洗完头后,祖母搬把椅子,坐在太阳底下,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,一直等头发晒干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女性的头发一般分三种:一是梳一个或两个麻花辫,发长及腰,如小芳。二是留中长发,扎成两辫,两辫分于耳后,再配一顶草绿色军帽,英姿飒爽。还有一种就是短发,齐颈,修剪得齐整,披散着,如电影《小花》里的游击队长何翠姑。

女性头发还有一个重点是刘海,刘海齐眉,抑或是中分,随头发梳于脑后。刘海下是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,这等女子尽显灵巧与妩媚。而男人们的头发基本一个固定模式——平头。

到了80年代中后期,大辫子渐渐消失,开始流行烫发,那种爆炸性的鸡窝卷一度成为主流。乡下做不了这种发型,有条件的女孩去城里美发店,没条件的,就自己DIY。

我那时还在农村老家,亲眼见到邻居家一女孩,把一根筷子在炉子上烤热后,卷着头发烫,其效果自不比美发店,但也表达着对美的向往。

90年代末新世纪初,港台明星们引领着发型时尚。郭富城头、林青霞发,成了年轻男孩女孩们的标志,满城皆是郭富城、林青霞式的披肩发则代表着一种清纯美。

2002年的世界杯决赛场上,罗纳尔多造型惊艳。此届世界杯一结束,他的阿福头成了众多球迷和男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,曾风靡数年。此后,几乎每一届世界杯,都有球员各种奇葩的造型,成为时尚发型的风潮。

如今,离子烫成了时尚女性的新宠,种类繁多、造型各异的美发美容店遍布大街小巷。人们更加注重发型的设计和独特性,头发的颜色也更加丰富多彩,棕色、栗色、银色等发色,举目皆是。用于头发洗护的用品也是令人眼花缭乱,各种品牌的洗发水、护发素、摩丝、啫喱水等,让人时不时都得犯上一阵选择恐惧症。

改革开放40年,发型成为一种时尚元素。发型之变,显示出人们在物质生活稳步提高的同时,审美观念也有了巨大变化,对美的追求有了更高的层次和要求,折射出了时代的进步和变迁。



韦耀武



投稿邮箱 1554397725@qq.com
投稿地址 总部中心金贸大厦三楼永康日报社
联系电话 0579-87138743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于海棠的诗
去阳台看了看雨

去阳台看了看雨,而不是客厅的窗台。这样离雨更近一些,雨像一种极其轻柔的低叹。像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演奏。我看到灯光中的雨,和黑暗中的雨,像黑白世界的两个界面。让人产生恍惚的错觉,这是过去的哪个夜晚?和今天的雨一样有一些微微的倾斜。它们落在桐树叶上面,杨树叶上面,没有一滴雨是多余的。我伸出手,它们带着针尖的凉意提醒我。一生中总有几个瞬间的哀伤,在雨夜中醒来。

孤独的颜色

窗外越来越暗了,我这样静静看着,和上次我们看到的一样,我有深蓝不可描述,仿佛带着很深的,需求,仿佛它向下压下来,你身体的裂隙突然开裂,并发生轻轻摇晃。我知道,那些消失的不会站在这里,它构成了一种孤独的颜色。

早晨

这是你的样子吗?带着蓬勃和新生的饥渴,它们每日更盛。紫色的新叶向上浮动,光和影重叠交织。构成一种细微的哀伤。额,多么美妙的早晨。我站在窗口向外张望,有无数的光影投射过来,而我没有什么要求。杨树叶片上住着昨晚的雨水。天空有宁静的蓝。我在感知它们,我的安静是一种静物般的迷茫。

六月

新鲜的麦子已然归仓,布谷的鸣叫带来了年轻的雨水。有些事物正在消失,有些事物永久地消失了。西木栅的蔷薇,蔷薇开在木栅上,使四周有了明亮的寂静。风吹过蔷薇,花香迷乱,恍若虚构。明天有细小的欲望,明天窗台又明亮了一些。



传承中华文化
弘扬国医国药



山川大药房

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
电话:0579-87830120 87126908
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
电话:0579-87117752